

无名山新村有山有传说



村名有故事

文/图 本报记者 孙克锋

“现在，我们这里叫无名山新村，由连海、孙堂、席庙、付庄、韩庄五个村庄合并而来，就是因为这里有一座山，叫无名山。”8月25日，聊城度假区于集镇连海村村民杜秋云指着一片玉米地说。

“山在哪里？”面前是一大片玉米地，记者看不到任何山的踪迹。“我带你去。”杜秋云热情地带记者走过一段杂草丛生的小路，走进一块玉米地，扒开泛黄的玉米秸仔细寻找。

“这不，在这里，这块石头就是无名山。”杜秋云指着露出地面仅有二三十厘米的一块灰色石头说，别看这个山小，名气可不小，不少外地人过来看，节日期间还有很多附近村庄的村民过来祭拜、祈福。

石头表面布满岁月的痕迹，棱角早已磨平，一侧写有“无名山”三个黑字。这座

无名山看似与普通的石头无异，背后却有一段令人啧啧称奇的曲折传说。

聊城人任克溥是清顺治四年的进士，官至刑部侍郎，为官清正，敢于直言进谏，而且机智多谋，才智过人。康熙十八年（1679年），年过六旬的任克溥因不满朝廷内部勾心斗角，尔虞我诈而落职回乡，在聊城筑绮园和敦睦堂，与家人团聚。

康熙三十八年（1699年），山东一带洪灾泛滥，良田被淹没，庄稼颗粒无收，老百姓衣不遮体，食不果腹，许多人背井离乡，四处乞讨。然而官府无视灾民流离失所，依然强征皇粮税赋，百姓稍有怠慢，便遭酷刑毒打。一时间，民不聊生，怨声四起。

目睹此情此景，任克溥心如刀割，而对现实却万般无奈。

当年夏天，康熙皇帝驾舟南巡，途经聊城。任克溥闻知，遂命人悄悄将一块巨石安放于连海村，并在周围百姓中传播民谣：“无名山占地千顷，牛耳洼万年不干。”

民谣很快传到康熙耳中，他便召见赋闲在家的任克溥问明究竟。为救百姓于水火，任克溥便将聊城百姓遭受水害之苦、民不聊生的实情一一陈述给康熙帝。康熙帝立即颁诏免除了山东一带的皇粮税赋，使百姓幸免于难。随后，任克溥也官复原职。

当地百姓认为是无名山给他们带来了吉祥，便把无名山当作神灵供奉，祈求祛病消灾、赐福保佑，自此无名山香火旺盛，前来供奉朝拜者络绎不绝。

那么，无名山究竟有多大呢？据连海村村民张学志介绍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曾有人组织民工在无名山下深挖10余米，仍未见底。据此，有人分析，无名山可能是古代的巨大山石，在历代洪水泛滥淤积的作用下，沧海桑田，现在仅有一块石头露出地面。

▼ 杜秋云在无名山旁



古诗里读中国

——墨西哥诗人帕斯的东方畅想

“渔夫的歌飘荡在静止的岸边，王维酬张少府，在其湖心的茅庵中，然而我却不愿在圣安赫尔或科约阿坎有个智者隐士的居所。”结束多年外交官和国外旅居生活后，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·帕斯（1914年—1998年）借用中国唐代诗人王维作品意象，写下了长诗《回归》。

帕斯曾将许多中国诗歌译成西班牙文。墨西哥汉学家弗洛拉·博顿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：“诗歌让帕斯靠近了中国。”

1914年，帕斯出生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，祖父伊雷内奥·帕斯是记者与作家，其丰富的图书储备为帕斯走上文学道路打开了大门。帕斯因其文学成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

从1951年开始，帕斯作为外交官出使日本、印度等国。中国、印度、日本等国文学陪伴帕斯度过在遥远东方担任外交官的日子，同期他还翻译了大量东方文学作品。在帕斯笔下，庄子、杜甫、王维、苏轼等名家作品被译成西班牙文，飘向远隔重洋的美洲大陆读者。

1968年，帕斯因故辞去驻印度大使

职务。他对唐诗《酬张少府》的作者王维当时的心境也有了更深切的感受。王维一定想不到，他的故事在千年后会引发一位异国诗人的共鸣。

在一场关于东方文化的电视访谈中，帕斯谈及对中国哲学思想的认识，他念起自己翻译的王维五言绝句《鹿柴》，诗中幽静、空寂的境界令他着迷，更神往现实与超现实统一的禅修境界。

在选译集《翻译与消遣》中，帕斯专设“中国”一章收录了大量中国诗歌与散文。对于20世纪的拉美读者来说，探索中国诗歌因为语言差异绝非易事，未系统学习过中文的帕斯同样如此。

“帕斯是这项事业的先驱者之一，当时几乎没有西语资料可供参考，他翻译时主要参照英语与法语译本。”博顿感慨，对这项事业的深入钻研与挖掘最终帮助帕斯克服了语言藩篱。

通过大量阅读，帕斯对中国诗歌的理解不断深化。仅《鹿柴》一首诗，他就在数年里翻译了三个版本。博顿说，这首诗是最能体现帕斯翻译方式的案例：从逐字翻译，到理解诗人藏在字里行间的意境，再

到以语法与选词的转变把原诗中孤寂境界体现出来。

“通过三次尝试，帕斯还原了诗歌内涵，如果王维本人能看到最终的译文，他或许也会感到满意吧。”在博顿看来，帕斯作为诗人的敏锐直觉与长期积累是他翻译过程中的最大依靠。

在翻译杜甫的《春望》时，帕斯在短短八行诗句后附上了近两页评论注释，描述安史之乱下唐朝国破家亡、战乱分离的景象，让杜甫的兴衰感慨与凄苦哀思突破语言差异限制传达给拉美读者。

1991年，帕斯作品的第一本中文译本在中国出版，随后《孤独的迷宫》等一系列作品走进了中国读者的视野。2015年，为纪念帕斯诞辰，其代表作《太阳石》等被摘录印在上海地铁车厢内壁和抓手上。

几十年文学生涯里，帕斯用诗歌与散文译作拉近了墨西哥乃至拉美与中国的距离。要是看到自己曾文学遨游过的东方国度，如今有不少读者像他热爱中国文学般品读着他的作品，帕斯应感到欣慰！

据新华社 记者 朱雨博 吴昊

民间·方言

起坟(qǐ fèn):迁坟。也说“拔坟bà fèn”。

孝布(xiǎo bǔ):人死后用于覆鞋或做孝服、孝帽等的白布。

孝带子(xiǎo dài zi):发丧时扎在头上或腰里的白布带子。

孝帽子(xiǎo mào zi):发丧时戴在头上的白布帽子。

孝衣(xiǎo yī):发丧时孝子贤孙们穿在身上的白布衣服。

穿孝(chuān xiǎo):晚辈或平辈为死去的亲属穿孝服，表示哀悼。

发送(fá song):办理丧事。

出殡(chū bīn):发丧。

奠(diàn):出殡时孝子及男性亲友向死者行祭奠礼，叩拜有一定程式。

折供(zhé gòng):把祭奠完毕的供品收起来。

百一儿(bǎi yī):百日祭。

随礼(suí lǐ):红白事中亲友向主家送礼。

响器(xiǎng qì):吹鼓手。王老头过十年，孩子们请了一班子~。

上坟(shàng fèn):祭祀扫墓。

摘自《聊城方言俗语》